

医者·故事

382 个患者电话

▲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频道 周云龙

医院是个特别的地方。一些患者去医院检查时还开着车，甚至骑着车，可看到病理报告，听到医生诊断，有人可能会当场瘫倒下来，寸步难行。

肿瘤医院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来这里的人，大多带着被判“重刑”乃至“死刑”的绝望。叶劲军每天从医院进进出出，渐渐悟出一点心得：医生要掌握生理学、病理学，还要懂心理学、语言学，要有点独特的“话术”。

叶劲军，70后，医学博士，江苏省肿瘤医院的放疗科医生。他说，他给人看病，先要花几分钟“看人”，什么性格的人，说什么话：心理负担重的人就和他拉家常，说段子，不妨“离题万里”；心理强大的人，就和他谈病因，聊预后，可以“开门见山”。他发现，医生的态度也可以治病，医生和患者的交流也有疗效，所以，面对患者，他的脸上永远都挂着“叶式招牌咧嘴笑”。

一位肺癌脑转移、肾转移的患者辗转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时，已是神志不清，发音含混。前一家医院建议开刀切除脑部肿瘤，但不承诺手术效果，后续治疗也难以确定方案。叶医



叶医生与患者交流

生仔细研究核磁共振的结果，提出保守治疗的方案，决定先设法消除脑部积液，然后再对症下药。他笑着对家属说：“我说能治，而且能治好，你们可能不信，我们先治治看吧。”

叶劲军每周给患者设立一个小目标，让他和家属看到希望。那位患者当年是被几个人架着来的，现在通过靶向治疗，已是健步如飞。5年了，体重也从100来斤，恢复到140斤……

我认识很多医生朋友，医术各有千秋，而叶劲军可能比他们要多一项技能：话疗。叶劲军的手机使用频率很高，下班后打过去也常常忙音。一

次，与叶医生近距离接触，电话来了，来电显示：患者xx家属。我有些好奇地问：患者的手机号，你也都存着？叶劲军转过身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人得了重病，心理多半是脆弱的，都希望有专业的意见即时反馈。这部手机里，大半是患者或家属的号码，有人大半夜都有电

话过来问病问药。”说罢，他打开手机通讯录，搜索“患者”，下拉出一长串前缀为“患者”的名单：382个。

我肃然起敬。去过那么多趟医院，见过那么多位医生，可要到一位医生电话的概率有多大？而你，又有多大可能出现在一个医生的通讯录里呢？

每个活得足够长的人，都有可能成为癌症患者。但我们有多大概率会遇见叶劲军这样的医生？那天，我被他拉进一个“肝胆相照群”，群里有好多肿瘤科医生。几次聊天下来发现，他们个个也都是热心肠——人以群分，此言不虚啊。

医学·历史

史上第一辆救护车



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救护车可以追溯到1487年格拉纳达战役，当时，西班牙军队首次使用手推式“救护车”运输伤员，虽然只能运输不能救治，但也加快了伤员被救治的速度。然而，手推式“救护车”效率太低，于是“马”就接替成为救护车的动力。

世界上第一辆具有真正意义的救护车诞生于法国。1830年，拿破仑下令在马车救护车上装载各种救护药物和救护用品，至此，马车救护车才可以在运输途中对伤员进行简单的救治，这种救护车也被形象的称为“野战医院”和“流动医院”。“Ambulance”一词最早的意思为“移动的医院”，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，这一词汇开始用于救护车上。

直到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，法国人率先将汽车改装成为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救护车，大大提高了救护车的机动性和便捷性。

（来源：车经社）



赤脚医生父亲和他的日记①

第一次面对死亡 第二次感到无力

▲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徐子唯

徐子唯同学的父亲是东北农村的一名村医，他扎根基层多年，面对过形形色色的患者，处理了各式各样的病情。徐子唯从父亲二十余年的“行医日记”中挑选出4篇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与大家分享一名村医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。

1998.3.15 星期日 晴

昨晚是我到镇卫生院工作以来的第二个夜班，晚十点一刻，就听见楼下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我迎上前，只见两个人架着一个老爷子往楼上走，走廊里回荡着粗重的呼吸声。我看老爷子的状态实在很差，听诊后大致判断是呼衰合并心衰，就让他们赶紧转诊去区医院。

两个家属有点难为情，我反复劝说，他们才勉强同意。一个人先跑了下去，另一个人搀着老爷子下了楼，向我摆摆手，示意“不用帮忙”。等我回值班室后，先听到楼下三轮农用车发动的声音，之后听到走廊里传来一声轻微的“咣叽”声，紧接着传来了家属的呼救声。我跑下去时，老爷子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家属则慌张地看着我。我一摸脉，老爷子已经没有了脉搏，不禁暗呼一声糟糕——卫生院没有救护车，等待区医院的救护

车赶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于是我给他们留下了我的电话号，之后就催促着他们立刻转院。不幸的是，晚上十一点左右，家属打电话告诉我，患者已经走了。

这是我在临床上第一次面对死亡病例，也是最近第二次在从事基层医疗时感到无力。前天，有一位感冒患者，在别的医院看病，到我这来开抗生素。我勉强给他开了药之后，又嫌剂量太小……我认为，现在基层医疗有两个问题，一是资源配置不够，如果有救护车和其他急救设备，昨天的老爷子也许可以挺到区医院；二是患者的医学知识普遍不足，如果昨晚患者家属能听劝早点转诊，也许能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，也可能迎来不同的结局；如果前天那位患者知道抗生素不能随便吃，也就不会从一家医院看病，来另一家医院开药。基层医疗不好干，吾辈还需努力。



专栏编委会

主 编：何 仲
 执行主编：李 飞 李乃适
 编 委：储小平 朱丽筠 张琳之 刘晓萌
 吴雅琦 高 川 陈 恬

“袁”何如此·日志②4

预防新冠 向护士学习

▲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

2021年1月11日



不少医生对我说，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时，要向护士学习。在最初武汉与新冠病毒的“遭遇战”中，医生伤亡惨重，而与患者接触时间更长的护士则较轻，原因是：通常来说，对疾病的防护，护士比医生更细致、更严格。比如，不少医院规定去食堂吃饭脱白大褂，护士都脱，医生总有不脱的；规定下班洗澡，护士都洗，医生总有不洗的；医院检查院感，医生问题最多……所以，每个医生、每个人、每个家庭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上，只要能多向护士学习，就能最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！

2021年1月12日

问：“什么是幸福的人生？”

答：“是通过最大程度美化自己心灵去美化世界的人生。”

2021年1月13日

儒家经典《大学》确定了儒家之道：个人修身增加了世界的意义，而意义增加的世界又反过来为个人修身提供了丰饶的土壤。

——读《和而不同 中西哲学的会通》

2021年1月14日

不少医生与疾病打交道很棒，与人打交道却困难。同样，不少医疗机构与政府和社会打交道困难，不会“说话”，每年做了很多有益于患者、社会和政府的事，却不知如何、向谁表述和展示，从而难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理解、支持。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广《年度医院公益报告》，希望将这份报告送到各地党政“四大班子”和各部局“一把手”手中，也在各地电视台及主流媒体广泛宣传……好高兴，许多医院已经行动起来！

2021年1月15日

自从学医，在火车上、轮船上、飞机上……遇到有人突然倒下，广播喊：“这里有患者，请医生过来帮忙……”我都会本能地上前。虽然离开了临床，但遇到有人需要抢救时，还是有学医人的冲动。只是总有人冲在我前面，让我欣慰而骄傲！

2021年1月16日

品牌，多指商品形象，即可交换的物品形象。由古至今，人类认为生命、信仰、爱情不可交换，因为具有神圣性，是至高无上的安排。很遗憾，当有人认为金钱更神圣时，生命、信仰、爱情都被交换，都在创造商业品牌。

2021年1月17日

问：“万物皆可‘内卷’，你我何以脱困？”

答：“你我需要神圣的故事和远大的生活目标。”